

一九七九年夏，南方某城市。

人 物 表

贺卫红 （露丝小姐）青工。

宋 宁 车间党支部书记。

牛志武 （牛仔）青工。

柯克波 （克格勃）青工。

李师傅 车间主任。

黄建新 女，团支书。

姚副厂长。

何细妹 女工。

张小兰 青工。

裘先生 港客。

沈大姐 女工。

车间的工人们。

第 一 场

〔早上，车间。〕

〔幕启，舞台正中是一扇打开的铁门。进门往左，是车间的办公室。往右，就是车间的实体部分。看不见机器，只听见三两声敲击金属的脆响。这时候，办公室的门口放置着一张桌子，李师傅站在话筒前，眼望手表，注视着车间，气氛有点紧张。〕

〔牛志武站在门口，焦急地往外张望。〕

〔柯克波扔给李师傅一根烟，搭讪着从办公室的窗口往里窥视，桌上堆放着奖品。〕

李 （一拍他的后脑勺）张望啥？没你的份。

柯 李师傅，你别小看人。

〔柯见张小兰到墙边搬坏件，连忙凑过去帮她。张伸手夺去叼在他嘴上的香烟，扔掉，跟在柯屁股后下。〕

李 牛志武，你还在那儿磨蹭，还不快去准备准备。

牛 （瓮声瓮气）没什么大不了的。（频频回头看着大门外，下）

〔何细妹从车间里急跑上。〕

何 李师傅，等等，我去去就来。

李 就开始了，还上哪儿？

何 我、我去小个便。

李 咳呀！去吧去吧，慌啥？

〔黄建新手拿笔记本从车间里上。〕

李 都齐了吗？

黄 就差贺卫红一个。

李 又是她！全不当一回事了。

黄 你还不认识她吗？大前天局里开大会，她都敢不参加，别说是咱们车间自己搞的技术考核。

李 这回是要评定工资的，她不要钱了？

黄 这号人——管她呢。

〔何细妹上，进车间。〕

李 开始！你来宣布。

黄 （走到话筒前）李师傅，还是你讲。

李 你是团支书，这青工考核，该是你。

黄 （对话筒）青年同志们，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，为了加快四化步伐，我们车间组织了这次技术考核。这次考核……

李 讲那么多干啥，又不是读社论。

黄 这……，这次技术考核，现在开始！

〔顿时机器轰鸣。

〔黄建新从办公室搬来一把椅子，欲坐。

李 你也去考一考。

黄 我？

李 你也是不脱产的嘛。没有考核，怎么评你的工资？

黄 ……好吧。（进车间，复走出来）她来了。

李 谁？

黄 那位露丝小姐。（指着大门外）那不是。

李 （看看手表）这回，我非好好教训教训她不可。（走到门口站定）

〔贺卫红卷发披肩，戴着遮阳镜，穿着牛仔褲和无领广告衫，胸前项链悬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，臂上还挽着一个精致的小提包，款款而上。

贺 （鞠躬）李主任，早。（径自进大门）

李 站住。

贺 有什么指示？

李 你是哪个国家来的？

贺 （摘下眼镜）怎么？李主任认不出我来了。也难怪，你的老花眼镜怎么不戴呢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贺卫红，女性，现年……

黄 哼，女性？女的还穿着男人的裤子？

贺 （指着她身上的草绿色军装）你呢？为什么还穿着男人的上衣。

黄 （窘住）你……（进车间）

李 告诉你，你这副打扮不要跨进我的车间一步。

贺 你这句话有两个严重错误。第一，宪法上有哪一条规定，工人上班必须穿什么样的衣服？第二，这个车间是国家的，是全民所有的，不是你李主任的。所以，我要行使宪法赋予我的劳动权利了。

〔宋宁上。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。〕

李 你给我回来，你以为喝几滴墨水就变墨鱼了，想溜。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

贺 据我观察，你这个国产表总是太快了。（传来电台报时声）怎么样？北京时间八点整。

李 不管你怎么说，你就是考个100分，我也不承认。（进车间）

贺 我用得着你们承认吗？可你老人家也不用发这么大的火呀。

宋 （走近贺）你……是玉珊？

贺 （一怔）……不，我叫贺卫红，保卫的卫，红色政权的红。

宋 （笑了）文化革命的狂热份子。

贺 我好象不认识你。

宋 刚从外厂调来。

贺 到这个车间？

宋 是的。

贺 傻瓜！

宋 你很会说话。

贺 我可不喜欢恭维。

宋 （指着她胸前的十字架）你……

贺 为什么老盯着我的胸脯？不要想入非非。

宋 绝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是想问你，你信教了？

贺 我信教了？你怎么这样问我？好象你从前认识我一样。

宋 你使我想起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绝不会信教的。

贺 说不定，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，是无情世界的感情。

宋 这好象是……

贺 这是马克思的原话。《马克思全集》第一卷第二页第三行。

宋 （又禁不住笑了）满口马列，却挂着十字架。

贺 有什么好笑的，你看过《圣经》吗？没有？那我劝你去看看。耶稣是为了传播福音，拯救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我呢？我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才落到这般地步的。懂吗？

宋 暂时还不理解。这样吧，（伸出手去）咱们交个朋友。

贺 （握手）请问尊姓大名？

宋 我叫宋宁。

贺 宋宁？这名字好熟。（冷冷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眼）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久仰！原来是全局有名的青年标兵。

宋 不不，你还记得吗……

贺 对不起，我从来不喜欢跟模范人物打交道。再见！

〔牛志武上。〕

牛 敬礼！露丝小姐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这次技术考核是要评工资的。

贺 别大惊小怪的。技术考核？看我的。

牛 对，你得露一手啦，为咱们哈哈俱乐部争口气。快走。
贺 走。（一巴掌拍在“牛”屁股上，示威地看了宋宁一眼，故作亲热地扶着牛的肩膀，哼着按《啊，苏珊娜》填词的歌：

“行年廿八岁，多风趣，
莫管年华似流水，
无谓问过去，真心碎，
今朝有酒今朝醉。”与牛进车间）

〔宋宁沉思地凝视着她的背影。

（黄建新上，鄙夷地朝贺下去的方向啐了一口。

黄 宋宁同志。

宋 哦，小黄。

黄 早就听说你要调到咱们厂来了。

宋 你真是消息灵通人士。

黄 爸爸在家谈工作，我又不能捂起耳朵。

宋 黄局长最近身体好点了？

黄 他自己说好多了，不多久就要出院了。你怎么不到我家去坐坐，我爸爸老是夸奖你呢。

宋 好好，等你爸爸回来了，我一定去。

黄 哼，我爸爸不在家你就不去了，你可真会走上层路线。

宋 上层路线？我这不是到你们车间报到来了？我在走下层路线。不过，说实在的，上层路线也很重要。

黄 不是安排你到厂团委吗？

宋 我想先在青工多的车间呆一段时间。

黄 的确，搞政治工作现在不吃香了，你还是留在车间抓点实权好。真的，你来得太好了，我们车间的青年工作真难

做，我是刚刚学剃头，就碰上了个大胡子。

宋 刚才那个女青年叫什么名字？

黄 贺卫红，我们车间的破坏因素。

宋 哦？人家都叫她“露丝”，露丝，英文“玫瑰”的译音，是吗？

黄 这个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，可理论一套一套，专跟领导过不去。还叫玫瑰呢！叫刺猬差不多。

宋 我看这个人挺有学问的。

黄 有学问的女流氓！

宋 她进厂前是干什么的？

黄 下乡插队。

宋 再前呢？

黄 红卫兵造反派，你对她感兴趣？

宋 我看她挺面熟的。

黄 你以前认识她？

宋 好象……可能是……

黄 认识就认识嘛，吞吞吐吐的。但我奉劝你，最好不要跟这号人打交道。

〔两人边谈边走进车间。空场。〕

〔从窗门外射进来的一排阳光，缓缓地自西向东移动。〕

〔李师傅上，看手表。〕

李 （向着话筒）注意了，技术考核时间已到，请大家把工件交给质检组。（进车间）

〔青工们三三两两上。何细妹上。〕

甲 真糟，今天不知怎么搞的，心里一慌，机器也不听使唤了。

乙 慌啥，还不是一样干活，越有那么一回事越干不好。

甲 细妹，你怎么样？

何 我恐怕不行，误差好象很大。

乙 咳，你怎么不留点神，你没听李师傅说了，过几天调整工资，就看这次考核的成绩了。

〔青工甲、乙从大门下。〕

何 （呆在那儿，自言自语地）没指望了。

〔牛志武、柯克波上。〕

牛 （装作挺严肃地）何细妹，刚才考核前你上哪去了？

何 我？没有呀。

柯 哼，有人看见你……

何 我、我是上厕所去了。

柯 告诉你，过几天评工资，你可得憋着点。渔网厂一个大姐，就是因为上了一趟厕所，回来时就让人家给落下了。

何 真的？

柯 谁骗你。我这是好意关照你。评工资时你在场，人家想刷掉你还拉不下面子，可要是走开了，人家巴不得呢。

何 可我，一着急就……唉，我要是不走开，也评不上我。

牛 傻瓜，只要你投我们露丝小姐一票，我们几个人就投你的票。

何 这能行吗？

柯 这叫做互相帮助，怎么不行？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。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讲的。

何 要是让领导知道了——我不干。

牛 随你的便，不过，往后你骑自行车回家，先摸摸轮胎有没有气。

〔贺卫红套着工作服从车间里上。〕

贺 牛仔！

柯 露丝小姐，我们正在给你竞选。

贺 不用你们抬轿子！告诉你们，谁要是替我拉选票，我不跟他客气！细妹，别理他们，谁敢欺负你，尽管跟我说。

〔何细妹默默下。〕

牛 露丝小姐，万一……

贺 什么万一万二的！（从工装里掏出一把车刀，往上一扔，接住）咱们要靠真本事吃饭。

柯 露丝小姐，你这玩意儿，能不能向咱公开公开。

贺 你们也长着个脑袋，不会自己去琢磨琢磨。亏你还是个长胡子的。吃现成饭，没出息！走。

柯 哎，慢点走，待会儿还要开会。

牛 开会发不发加班工资？

柯 据可靠情报，会上还要给前三名发奖。

贺 奖什么？挂大红花？

柯 我刚才看到里面堆了好些奖品，可能是电饭煲呢。

牛 你这个克格勃，都打听清楚了。他们这一回来点真格的了。物质刺激。

贺 我就喜欢刺激。（三人下）

〔黄建新拿着打开的笔记本边看边上，姚副厂长从大门进来。〕

姚 小黄，愣在那儿干啥？

黄 姚叔叔。

姚 看你不大高兴的样子，考得怎么样？

黄 （把笔记本递给他）你看呗。

姚 怎么搞的？不及格。

黄 咱没那本事，这回评工资，没我的份了。

姚 看你说的，你大小也是个骨干嘛。

黄 骨干？干我这一行的，好处不沾边，尽得罪人。

姚 听说你们车间有个叫露丝小姐的？

〔柯克波上，听到“露丝小姐”的名字，假装皮鞋带松了，蹲下窃听。

黄 （指着笔记本）就是她。

姚 她考了个第一？

黄 有什么办法，这种人要是让她提工资，我这团支部书记就不当了。

姚 技术考核第一，还要结合政治思想表现嘛，最后决定还要看上面。

〔黄见柯蹲在那儿，把姚拉开，柯只得下。

黄 姚叔叔，你是管这次调资的，前几天爸爸从疗养院来信还提到你呢。

姚 哦，好好好，过几天你们车间的调资名单评好了，你把他们的表现都写清楚，交给我。

黄 不是我稀罕这几个钱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

姚 你就放心好了。

黄 宋宁他刚从外面调来，群众还不了解，也该照顾照顾。

姚 怪，这事怎么让你替他说情呢？

黄 这……

姚 嗯，我明白了，宋宁这小子有前途。刚从党校出来，学过政治经济学，学过企业管理，是你爸看中的接班人嘛，来头不小哇。

黄 你都知道了。

姚 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过不了几天，这厂里的第一把交椅就轮到他坐了。

黄 你不放心？

姚 放心放心。我们这些文革上来的，完成历史使命罗。

黄 姚叔叔，你挺有精力的嘛。

姚 我是真想为党多工作几年，把这个厂搞出个名堂啊！

黄 就是。宋宁他还年轻，你可得多拉他一把。

姚 我说小黄啊，你爸有眼力，你的眼力也不差嘛。

黄 姚叔叔，看你。

姚 好好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到时别忘了吃喜糖就行。
〔李师傅、宋宁边谈边上。

李 （接上姚的话）吃什么喜糖？

姚 哦，哈……（下）

李 （对着话筒）开会了，开会了，外边的人都进来。
〔青工们从大门上，贺卫红等随上，进车间。

李 这个贺卫红，别看她平时疯疯癫癫的，干起活来却是一把好手。她真有什么法宝来着？迟到这么久，还捞了个第一。

黄 早知道她拿第一，刚才迟到就不该让她考。

宋 李师傅，你看能不能组织一次技术表演，让青工们向她学学。

黄 学她？同志，我们不能光看第一，要多结合点平时的政治思想表现。（打开笔记本）你看看，最近她干了多少丑事：一、五月四日晚，公开鼓动跳迪斯科；二、五月六日下午，早退二十三分钟；三、刚才打了牛志武一屁

股……

宋 你这是秋后算帐。

黄 不这样还行，对她这号人，就得有充分的证据。要不然，她会倒咬你一口，叫你下不了台。

宋 我看看。

李 时间不早了，小黄，你给前三名发奖。

黄 我可不给这号人发奖。

宋 我来。

李 也好，顺便把你介绍给大家。来，（拿过奖状）你把名字给填上。（走到话筒前）安静了。柯克波，你还在那儿干什么？干活倒数第一，扭屁股算你扭得最好。大家听着，现在，技术考核的结果出来了，第一名贺卫红。

牛 （跳出侧幕）乌拉！

〔柯克波、张小兰等几个露丝小姐的追随者起劲的鼓掌。贺矜持地紧抿着嘴唇。

李 第二名何细妹。

〔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李 细妹不简单哪，大伙还记得不，去年她还是废品大王，没少挨过我的骂。经过一年来的勤学苦练，怎么样？跑到前面去了。

〔何细妹害羞地躲到人后去。

李 静静，第三名刘志雄。好，现在请前三名的同志站出来，请新调到我们的党支书宋宁同志给大家颁奖，大家鼓掌！

宋 （把一张奖状和一份奖品递到贺跟前）贺卫红同志，祝贺你。

贺 （把奖品搂过来，把奖状扔到地上）谁缺手纸，拿去。
〔牛等哄笑。
宋 （气极）拾起来，给我拾起来！
〔宋宁和贺卫红目光短兵相接。静场。
宋 （余怒未息）难道你就这样对付自己？难道你的名字就只配用来擦屁股？
〔贺卫红终于避开宋宁的眼光，一转身向大门走去。
〔黄打开笔记本，掏出钢笔，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。
〔灯渐渐暗。
〔幕闭。

第 二 场

〔半个月后，晚上。
〔贺卫红家。
〔幕启。贺的房间占据了舞台的三分之二，一门通马路，墙上挂着吉它和十字架，房间里还装饰着节日彩灯，明明灭灭。
〔贺卫红容光焕发，揭开放在小桌上的生日蛋糕，聚拢在周围的牛志武、柯克波、张小兰等欢呼起来。
柯 乌拉！
张 哟，这么大的奶油蛋糕。
牛 露丝小姐，气派。
柯 （拿起一把餐刀）吃！
贺 （一拍他的手）不许动！
柯 不吃，留着当陈列品。
牛 你这只馋猫，待会还不都是到了你的肚子里。（抢过刀）

我来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份。

贺 用不着你铺排，一边去。

张 瞧，说别人馋猫，自己的口水都流出来了。

〔众笑。

牛 好你个张小兰，克格勃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说话都护着他。（追小兰）

柯 （拦住他）得，我替小兰请罪，往这打。

张 （向柯）请什么罪，你凭什么代表我？

柯 咱们不是……

张 咱们什么也不是！

〔又是一阵哄笑。

贺 咱们这个哈哈俱乐部，名字起得真不赖。（拿着小蜡烛往蛋糕上插）

牛 你这是干啥，往蛋糕上插蜡烛？

贺 这叫生日蛋糕，按西方人过生日的习惯，多少岁数就往蛋糕上插多少根蜡烛。

牛 这么多名堂。

张 有意思，我来。（帮着插）

柯 有什么意思？按照咱们东方人的习惯，菜一上，夹起来往口里一扔，那才有意思。

张 你懂什么，你光知道吃、吃、吃。过生日，得讲究个怎么过法，才有意义。

柯 这蜡烛是什么意义来着？又不是拜佛。

张 你问露丝小姐。

贺 意义吗，（突然把房间里的灯都熄了，只见蜡烛燃烧）这表示我的生命之火在不停的燃烧。

张 真美。

牛 还有点洋味。

柯 不愧是咱们的露丝小姐。

张 数一数，有多少根。

〔张、牛、柯三人一同数着，兴高采烈，声音越来越高：

“……二十八！”

张 卫红姐，你都二十八岁了。

贺 （不无感慨）是啊，二十八了……（独白）我已经历了二十八个春夏秋冬。这二十八个春夏秋冬啊，我有过偎依在母亲怀抱里的温暖；经受过文化革命熊熊烈火的酷热，我忘不了荒芜的田野上那瑟瑟秋风。啊，二十八个春夏秋冬，我有过追求理想时的兴奋、欢乐，也有过理想破灭时的痛苦、悲伤。人生的道路是这么曲折难行。看，生命的蜡烛在不停地跳动、摇曳，也许一阵风吹来，就会把他们全部吹灭……唉，想这些干什么，它要熄灭就让它熄灭好了。

……

〔沈大姐上，敲门。柯将室内电灯拧亮。

沈 卫红，卫红。（贺开门）你们都在这。

牛 沈大姐，来，进来，听说你有个表哥在香港……

沈 说这干啥。

柯 干啥，咱露丝小姐今天过生日，你空手白脚地上门来，好意思。

贺 （向沈）别理他们。你找我什么事？

沈 你出来。（小声地）那件事——你考虑得怎么样了？

贺 以后再说。

沈 以后以后，你今年都快三十了，过了这个村，就没这个店。

贺 哦？你瞧我这副模样，扔到哪没人要？

沈 你呀，花无百日红。趁现在脸皮还没皱，赶快出手吧。我的露丝小姐。我告诉你，人家在香港可不是打短工的，犯不着象评工资那样儿，为几块钱争得脸红脖子粗。

贺 我可不想跟人家争。

沈 那是，技术考核第一名，谁敢小看你。说真格的，你给我一张照片。

贺 照片？要我的照片干啥？我可不想上光荣榜。

沈 开什么玩笑，我想把你的照片寄给人家看看。

贺 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。（径自转身回屋，关门）

〔沈无可奈何下。〕

柯 沈大姐说什么来着？

贺 没、没什么。

张 （向柯）你就是爱打听！

牛 露丝小姐，你愣着干啥？

贺 哦，（故作快乐地）我在想，我今天二十八了，老了，也许该出嫁了。

柯 没问题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

牛 去去去，用得着你吗？咱们露丝小姐论相貌有相貌，论文化有文化，论技术吗，全车间数第一，就是全厂，谁敢跟她比？

贺 你啥时候学来这张媒人嘴，要嫁人，我自个儿会找。

牛 （有点异样）你打算找个什么样的？

贺 找个老华侨。（自己禁不住大笑）

牛 （认真地）你可别给咱哈哈俱乐部丢脸。值得吗？

柯 牛仔，你别紧张，露丝小姐开玩笑。

牛 我哪儿紧张，这跟我什么关系。

〔大家看着他那笨拙的掩饰，又是一阵哄笑。

贺 来，为咱们哈哈俱乐部干一杯。

柯 为咱们露丝小姐的生日愉快，干杯！

〔干杯。

牛 我说哥们，咱们今晚儿可得玩个痛快，不醉不散。

贺 酒有你们喝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把那天奖给我的电饭煲换了钱，五十块，够意思的吧？

柯 够朋友，露丝小姐，过几天提工资，可别忘了请客。

贺 你今天吃得还不够？

柯 今天是过生日，过生日和提工资是两码事。

贺 （兴致挺高）光吃喝没意思，过些时候，咱们哈哈俱乐部的人到桂林去集体旅游。

张 赞成！桂林山水甲天下。

贺 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。还没有回去过呢。

柯 怪不得咱露丝小姐出脱得那样美。山美，人也美。

贺 你真会说话。不过，要去桂林，得等补发了工资再说，不知道去不去得成呢。

牛 你露丝小姐技术考核得了第一名，这一回提工资，是孩子吮奶——硬中的了。

贺 你的嘴干净点。

牛 嘿嘿，咱没你那个文化。

贺 没文化就得学！告诉你们，现在不比前些年了。得多学点技术。黄建新他们早就想找咱们的岔子，咱们手里有